

## ※文哲論壇※

# 近代日本京都學派漢學者鈴木虎雄之李商隱觀 ——以其無題詩之研究與創作爲主

森岡緣\*

## 序 言

日本京都學派鈴木虎雄(1878-1963)是近代著名的漢學家，其研究關懷極廣，包含李商隱研究，他的李商隱觀爲近代日本的李商隱研究者帶來莫大的影響。此外，鈴木虎雄所創作的許多漢詩中也包括許多無題詩。由此觀之，李商隱當對鈴木虎雄有所啓發，但至目前爲止卻少見專文討論。故本文希望探討下列的兩個問題：

一、鈴木虎雄在所論〈李義山之無題詩〉中，採取什麼觀點閱讀李商隱的無題詩？

二、鈴木虎雄所詠無題詩有什麼特徵？

本文第一節將簡述鈴木虎雄之生平、學術成就及李商隱觀，第二節將分析〈李義山之無題詩〉的內容，第三節將探討無題詩之特徵，考察鈴木如何在研究與創作中具體表現出他對無題的看法。

## 一、鈴木虎雄之生平、學術成就及李商隱觀

### (一) 鈴木虎雄之生平與學術成就

鈴木虎雄，字子文，號豹軒，別號藥房，明治十一(1878)年生於日本新潟縣

---

本文稿承蒙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陳瑋芬博士指正、衣若芬博士教示，特此申謝。本文於二〇〇二年四月十四日於安徽師範大學「中國李商隱研究會第六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宣讀後，也按與會學者高見補正疏漏之處。

\* 森岡緣，日本近畿大學兼任講師，本所二〇〇二年度短期訪問學人。

西蒲原郡粟津村（現在吉田町）。鈴木家以漢學相傳，曾祖父鈴木文臺曾於天保四（1833）年開設家塾，名為長善館。虎雄自幼接受父親揚軒薰陶，學習儒家經典<sup>①</sup>。

明治二十四（1891）年七月，鈴木虎雄畢業於東京英語學校初等科。三年後畢業於東京府普通中學校。一八九七年七月完成第一高等學校課程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學部漢文學科就讀，和宇野哲人（1875-1974）<sup>②</sup>同窗。大學期間陸續在雜誌上發表漢詩作品，一九〇〇年七月畢業。翌年五月，擔任日本新聞社記者<sup>③</sup>，與著名歌人正岡子規（1867-1902）<sup>④</sup>相交甚殷。一九〇二年九月兼任早稻田大學講師。翌年四月前往臺北，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的漢文部主任，並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了許多漢詩。一九〇五年一月辭去該職，返回東京。同年四月就任東京同文書院教授。翌年四月轉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漢文科）講師，九月，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學部講師。一九〇八年四月又轉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京都大學創立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一九〇六年九月新開設「文科學部」（今「文學部」）<sup>⑤</sup>。東京大學僅設有漢學科，哲學、文學、史學皆混同其中，京都大

①「四歲入小學，粗知鳥獸名。生長誦歌詩，嚴督侍萱堂。八歲游家塾，略記詩書章。未通語孟義，趨庭讀孝經。十歲閱國史，十一及異方。春秋及史漢，辨道談霸王……。」參見鈴木博士還曆記念會編輯：〈詠懷詩〉，《翁軒詩鈔》（東京：弘文堂，1938年），卷3，頁23。

②宇野哲人為中國思想的專家，著作有《東洋哲學大綱》（東京：國學院大學出版部，1911年）和《論語新釋》（東京：弘道館，1929年）等。中譯本見唐玉貞譯：《中國哲學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

③《日本新聞》由陸羯南（1857-1907）擔任主筆兼社長。陸羯南思想的主要特徵就是國粹主義，而鈴木虎雄對陸羯南相當敬重，並與陸羯南次女鶴代結婚，兩人關係密切。探討鈴木虎雄思想背景之時，二人關係亦不可忽略。筆者有另文〈近代日本京都學派漢學者鈴木虎雄的臺灣體驗與中國體驗〉即將發表，當中有論及此事，可供參考。

④正岡子規為歌人、俳人和散文家。最有名的散文是〈墨汁一滴〉、〈病牀六尺〉和〈仰臥漫錄〉，收入《子規三大隨筆》（東京：講談社，1986年）。

⑤參見《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三十周年史》，1935年；《京都帝國大學史》，1943年；《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1956年；《京都大學七十年史》，1967年；《京都大學百年史》，1997年；中村雄二郎：〈京都學派と戦後社會科學の知性〉，收入青木保等編：《知識人——近代日本文化論》（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第4冊，頁2-38；竹田篤司：《物語「京都學派」》（東京：中央公論出版社，2001年）；磯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Byron K. Marshall,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University, 1868-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學的漢學學門則分為哲學科、文學科、史學科。鈴木虎雄於一九〇八年十二月獲聘為京大文科大學助教授，大正四(1915)年起負責中國語學中國文學講座。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間，前往中國留學。一九一九年七月升任教授，同年九月獲頒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三八年一月退休。昭和三八(1963)年一月病逝於兵庫縣芦屋市民醫院，享年八十五歲<sup>⑥</sup>。

鈴木虎雄在京都大學任教約三十年，桃李滿門，小川環樹(1910-1993)<sup>⑦</sup>、青木正兒(1887-1964)<sup>⑧</sup>、吉川幸次郎(1904-1980)<sup>⑨</sup>等皆曾從學於先生門下。他的學術研究成果亦豐，主要著作有《支那詩論史》、《支那文學研究》、《業間錄》、《杜少陵詩集》、《賦史大要》等等<sup>⑩</sup>。其中《賦史大要》享有盛名，是研究賦者必讀之經典。京大時期，鈴木虎雄與滯留京都的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皆互有往來，他以乃木希典(1849-1912)<sup>⑪</sup>之殉死為題所作的〈哀將軍曲〉<sup>⑫</sup>，頗得王國維稱頌。王國維致信鈴木云：「悲壯淋漓，得古樂府妙處。」「貴邦漢詩中實未

⑥ 參見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等作：〈先學を語る——鈴木虎雄先生〉，《東方學》第52輯（東京：東方學會，1962年），頁115-139，後收入《東方學回想Ⅱ》（東京：刀水書房，2000年），頁115-139；吉田町教育委員會編：《名譽町民豹軒鈴木虎雄先生》（新潟：吉田町教育委員會，1964年）；興膳宏：〈鈴木虎雄〉，收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頁194-203。

⑦ 小川環樹為中國文學家。著有《中國小說史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風と雲》（東京：朝日新聞社，1972年）和《中國語學研究》（東京：創文社，1977年）等。另有《小川環樹著作集》五卷（東京：筑摩書房，1997年）。

⑧ 青木正兒為中國文學家，主要著作有《元人雜劇序說》和《支那近世戲曲史》等。另有《青木正兒全集》十卷（東京：春秋社，1969-1975年）。

⑨ 吉川幸次郎也是著名的中國文學家，著作甚豐，有《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七卷（東京：筑摩書房，1984-1987年）。

⑩ 鈴木虎雄：《支那詩論史》（京都：弘文堂，1925年）；《支那文學研究》（京都：弘文堂，1925年）；《業間錄》（東京：弘文堂，1928年）；《杜少陵詩集》（東京：國民文庫刊行會，1928年-1931年）；《賦史大要》（東京：富山房，1936年）。

⑪ 乃木希典是日本陸軍大將、第三任臺灣總督（1896年10月至1898年2月在任）。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時，乃木自殺盡忠。

⑫ 原收入《藝文》第3年第3號（1912年3月）；後收入《業間錄》（東京：弘文堂，1928年），頁357-359。

見此作也。」<sup>⑬</sup>王國維僅年長鈴木一歲，兩人相交相知，關係密切<sup>⑭</sup>。

俄羅斯籍的東洋學者 Nikolai Nevskii (1892-1938，中文名為伊鳳閣) 也與鈴木虎雄有所交誼。Nikolai Nevskii 不僅研究西夏文字，也兼及日本、臺灣民俗。他於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九年間擔任大阪外國語大學講師，兼任京都大學講師<sup>⑮</sup>。鈴木虎雄編輯《狩野直喜紀念論文集》時<sup>⑯</sup>，曾經向 Nevskii 邀稿，於是 Nevskii 以英文撰寫“Concerning Tangut Dictionaries”一文，論述西夏文字。一九二七年二人一同參加王國維追悼會<sup>⑰</sup>。當時京都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學術環境頗富國際性，而鈴木虎雄在開拓新的學問領域方面，亦極具貢獻。

鈴木虎雄創作的漢詩文數量達一萬多首，幾乎可與陸游並駕齊驅。其漢詩作品主要收錄於下列二書：《豹軒詩鈔》<sup>⑱</sup>共收有約一千五百首、《豹軒退休集》<sup>⑲</sup>收錄七千多首。他的和歌創作則收於《藥房主人歌草》<sup>⑳</sup>。同時，鈴木多次在碑碣上題字揮毫，留下許多書法作品。目前可見的有：日本新潟縣現存的〈長善館址碑〉<sup>㉑</sup>、臺灣阿里山現存之〈琴山河合博士旌功碑〉<sup>㉒</sup>等等。鈴木虎雄除學術研究外，

⑬ 1912年11月11日〈致鈴木虎雄書函〉，收入《王國維全集・書信》（臺北：華世出版社，1985年），頁32。參見錢鷗：〈京都時代的王國維與鈴木虎雄〉，《中國文學報》（京都：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會，1994年），第49冊，頁90-118。

⑭ 何培齊：《王國維對京都學派的影響》（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186-190。

⑮ 參見李福清：〈譯者之序〉，收入聶甫斯基著，浦忠成、李福清、白嗣宏翻譯：《臺灣鄒族語典》（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年）；加藤九祚：《天の蛇》（東京：河出書房出版社，1976年）。亦請參看筆者與小林正佳、塚本善也合著之：〈ニコライ・ネフスキーの研究協力者〉，《懷德》第71號（大阪：大阪大學懷德堂紀念會，2003年），頁6-21。

⑯ 鈴木虎雄編：《狩野直喜紀念論文集》（京都：弘文堂，1928年）。

⑰ 何培齊：《王國維對京都學派的影響》，頁186-190。

⑱ 鈴木虎雄：《豹軒詩鈔》（東京：弘文堂，1938年）。

⑲ 鈴木虎雄：《豹軒退休集》（東京：弘文堂，1956年）。

⑳ 鈴木虎雄：《藥房主人歌草》（東京：アミコ出版社，1956年）。

㉑ 參見吉田町教育委員會編：《名譽町民豹軒鈴木虎雄先生》（新潟：吉田町教育委員會，1964年）。

㉒ 鈴木虎雄撰：〈琴山河合博士旌功碑〉，收入林文睿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臺北：中央圖書館，1996年）。請參閱筆者：〈阿里山現存「琴山河合博士旌功碑」初探：西田幾多郎、鈴木虎雄、市河三祿、河合鋪太郎交流的足跡〉，二〇〇二年九月第三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亦創作漢詩文與書畫，可見其富含文人風範。

## （二）鈴木虎雄和李商隱的關係

Hans Robert Jauss 指出，文學文本的現實化(actualize)是透過讀者(接受)、批評家(反省)和創作者(再生產)才得以完成<sup>②</sup>。按照他的理論，鈴木虎雄既是無題詩的讀者，也是批評家，同時又是無題詩的作者——把接受、反省、與再生產的三特徵具現於一身。而考察鈴木虎雄和李商隱的關係時，主要的材料有二：一是鈴木虎雄所著李商隱研究論文，二是鈴木所詠無題詩，此外尚需參考散見於鈴木其他著作中的論述及李商隱的詩文。

鈴木虎雄在〈放翁出現以前的宋代詩壇情況〉(收入《陸放翁詩解》)一文中，曾論及西崑體。他指出西崑體大抵是模仿李商隱詩，並詳述李商隱詩文的特徵道：

李義山不僅寫作古文、亦寫作四六文。他特別善長四六文。古文可使用散句，寫來較為自由。四六文則須考慮平仄、對句，拘束多，具語言文字之美，典故豐富。因此義山詩的文句美、用典多、有氣骨，亦不失風韻。讚賞義山詩者，謂晚唐詩中以義山詩和杜牧詩的風格最近杜甫詩。但批判義山詩者，則認為義山詩既難解又晦澀。<sup>④</sup>

這段話簡潔扼要地把握了義山詩的要領。鈴木在京都大學曾教授「駢文史序說」<sup>⑤</sup>課程，在課堂上指明李商隱為駢文作家——他首先說明李商隱乃四六駢麗體的作者，接著提及義山詩的特點就是以四六文的手法入詩。他態度客觀，採取正面的「氣骨」、「風韻」及負面的「難解」、「晦澀」之說法來介紹李商隱，這樣的態度相當誠實可取，可惜他卻沒有談及自己對李商隱詩的評價。該文也舉出金代元遺山〈論詩絕句〉中「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的詩句，附語道：李商隱

<sup>②</sup> 請參閱轡田收譯：《挑發としての文學史》(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頁33。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而日本關於讀者論的近著，可參看和田敦彥：〈解說〉，《讀書論・讀者論の地平》(東京：若草書房，1999年)，頁256-277。

<sup>④</sup> 鈴木虎雄：〈放翁出現以前の宋の詩壇情況〉，收入《陸放翁詩解》(東京：弘文堂，1950年)，上册，頁9。

<sup>⑤</sup> 鈴木虎雄：《駢文史序說》(油印本，1960年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基金出版)。序言云：「予任教京都大學時期，曾開設《駢文史序說》、《駢文史》講義，涵蓋古代到宋代。」

「錦瑟」詩的註解中，以「清朝厲樊榭的解釋最為妥當」，可見鈴木虎雄非常注意李商隱詩。

一般而言，李商隱所詠戀愛詩也很著名。筆者注意到鈴木虎雄喜讀戀愛詩，或許可以窺知所受李商隱的影響。小川環樹與吉川幸次郎在對談中曾經回憶道：

小川：「鈴木老師喜歡閱讀《玉臺新詠集》，是吧？」

吉川：「應該是吧！鈴木老師喜歡吟味戀愛詩。他認為欣賞詩歌時，不需強加學問性的看法或哲學性的思考。因此在晚近文學中，他並不喜歡夏目漱石的小說。……可以說他認為文學必須是純粹的藝術。」<sup>26</sup>

鈴木虎雄曾將《玉臺新詠》譯為日文<sup>27</sup>，學生們的印象應該是正確的。他喜愛杜甫，翻譯過杜詩；也喜愛陸游，翻譯過陸詩<sup>28</sup>。可以說，鈴木虎雄對《玉臺新詠》的喜好，成就了他著手翻譯的動機。鈴木虎雄認為文學是純粹的藝術，吉川幸次郎則指出這個觀點與他喜好戀愛詩一事密切相關。這樣的評斷通達合理，不過鈴木的文學觀將於下一節討論，此處暫不涉及。

鈴木虎雄創作的和歌達一千多首，其中以早年之作〈相思〉最值得注意。〈相思〉詩共有六十五首。例如：

汝已別嫁。思君之情，止於今矣。（〈相思〉39首其12）<sup>29</sup>

所戀唯君，不解吾心。情訴何處？悲夫。（〈相思〉22首其4）<sup>30</sup>

吾之戀慕，汝知之乎？汝之夢中，所見者誰？（〈相思〉7首其1）<sup>31</sup>

人言思汝戀汝情何益，吾何以忘懷汝乎？（〈相思〉16首其12）<sup>32</sup>

上述和歌都透露著《萬葉集》的風格，洋溢純粹質樸的魅力<sup>33</sup>。不過和歌的主題通

<sup>26</sup> 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等：〈先學を語る——鈴木虎雄先生〉，《東方學》第52輯，1962年，頁158-159。

<sup>27</sup> 鈴木虎雄譯注：《玉臺新詠集》（東京：岩波書店，1953年）。

<sup>28</sup> 鈴木虎雄：〈杜甫の紀行詩〉，《支那文學研究》，頁101-102；興膳宏：〈鈴木虎雄〉，收入：《東洋學の系譜》，頁194-203。

<sup>29</sup> 鈴木虎雄：《藥房主人歌草》（東京：アミコ出版社，1956年），頁9。

<sup>30</sup> 同前註，頁13。

<sup>31</sup> 同前註，頁69。

<sup>32</sup> 同前註，頁73。

<sup>33</sup> 日本古代文學專家品田悅一認為《萬葉集》是近代創作出來的許多作品中「基於國家意識形成規範」的最典型事例。（品田悅一：〈國民歌集としての『萬葉集』〉，收入Haruo Shirane、

常是「思念人婦」，鈴木虎雄是否有親身經驗？尚不得而知。

經由本節的分析，我們除了可以瞭解鈴木虎雄研究李義山之無題詩及歌詠無題詩的背景外，也能夠明白鈴木虎雄喜好閱讀戀愛詩、並以「相思」為題創作了不少的和歌<sup>34</sup>。李商隱亦是一位戀愛詩人，也許這是鈴木虎雄注意到李商隱戀愛詩的原因。

## 二、鈴木虎雄對李義山無題詩的研究

本節第一部分將先針對鈴木虎雄的〈李義山之無題詩〉研究之思想背景進行考察。鈴木虎雄認為「文學研究與儒學研究之間須有區隔」，他的這種研究態度，充分地反映了在其李商隱研究上。而第二部分則將由鈴木對〈李義山之無題詩〉所作的解釋，來探討其學術價值。

### （一）文學研究與儒學研究之間的區隔

鈴木虎雄在日本漢學史上最大的貢獻，是把中國文學研究視為一獨立的研究領域。儒學在江戶時代以來便是日本人研究漢學的重心，而文學被劃歸於舊式儒學的範疇內。明治時代以降的日本漢學，因為受到西洋的學問方法與思考方式的影響而迅速西化<sup>35</sup>。鈴木虎雄受到此西化風氣的薰陶，很早就提出文學研究與儒學研究必

---

鈴木登美編：《創造された古典》〔東京：新曜社，1991年〕，頁51。此外，品田悅一也對《萬葉集》在「國民歌集」所占據的地位有銳利的觀察和說明。（品田悅一：《萬葉集の發明》〔*The Invention of Man'yōshū*〕〔東京：新曜社，2001年〕）。當我們把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考量在內後，應該可以把鈴木所詠的和歌解釋為具有《萬葉集》的風格。

<sup>34</sup> 以相思為題的漢詩也可以見到。例如：「綠鬢紅顏惱殺人，夢遊恍惚忘昏晨。書中自有宓妃在，不待凌波拜襪塵。」見〈相思〉二首其一（鈴木先生喜壽記念會編：《豹軒退休集》〔東京：弘文堂1956年〕，卷16，頁581）。

<sup>35</sup> 參考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年）。中文版由林右崇翻譯：《做為方法的中國》（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年）；溝口雄三編：《近代化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子安宣邦：〈近代知と中國認識——「支那學」の成立をめぐる一〉，收入：《近代知のアルケオロジー：國家と戦争と知識人》（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55-110；張寶三：《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青木保等編：《日本人の自己認識——近代日本文化論2》（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狹間直樹編：《西洋近代文明と中華世界》（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年）等等。

須有所區隔的看法，試圖提高中國文學的地位。

鈴木虎雄認為〈子罕篇〉是「歌詠愛情的逸詩」，對於其中的「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等句，他認為孔子雖然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卻以「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來解釋《詩經》，表示孔子不僅將詩經應用於政治層面，也擴展到教育層面<sup>36</sup>。他接著評述道：孟子「比孔子更能夠由現實層面來解釋《詩經》」，並作了結論：

孔、孟如此，孔、孟之徒亦承繼之。此類思想在解釋詩歌與創作韻文時，往往成為障礙。<sup>37</sup>

鈴木虎雄認為孔、孟與後儒對詩的理解，為文學解釋及詩文創作帶來障弊，他主張文學思考與儒教思想完全隸屬不同範疇，並使用「文學」與「道德」這兩個概念來加以闡釋：

我認為，如果道德性的詩也具備文學的價值的話，也應當受到尊崇。……但是從文學欣賞的角度而言，有些詩歌和道德完全無關。此外，不具備道德性，卻富含文學價值的詩歌也所在多有。<sup>38</sup>

所謂「道德」是指儒教道德。鈴木虎雄原屬儒家，尊崇儒教道德<sup>39</sup>，但他也主張文學與儒學應該加以分別。他的這種主張不僅在以上論述中明顯可見，在他的李詩研究中也不難見到。一九五七年，鈴木虎雄在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會發行的《中國文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李義山之無題詩〉。論文開篇便論述了無題詩的解釋方法：

我在研究李義山的無題詩時，是完全不考慮是否與時事相關或具備諷刺之意

<sup>36</sup> 鈴木虎雄：〈儒教と支那文學〉，收入《支那文學研究》（京都：弘文堂，1927年），頁663-666。

<sup>37</sup> 同前註，頁667。

<sup>38</sup> 鈴木虎雄：〈光緒年間の詩界の一傾向〉，《支那文學研究》，頁301。

<sup>39</sup> 鈴木也崇尚儒家所尊，儒家思想與情感合一的詩。他說：「就像是詠唱戀愛的詩作中，有些並不符合道德標準，但是從文學的角度言，卻不容忽視。」又道：「能夠充分表達作者本身道德情感的文學作品，最能夠令我感受到最善美的合一。……儒教是支那思想中最具價值的。杜甫融合儒家思想與自身情感而創作詩歌，成就恐怕無人能及。」收入鈴木虎雄：〈杜詩を推奨する理由〉，《杜少陵詩集》第1卷，續國譯漢文大成第4卷（東京：東洋文化協會，1957年）。



的。必須以詩句來解詩意。但這種客觀的解釋並不容易做到。<sup>④〇</sup>

「以詩句來解詩意」意謂著不拘泥於牽強附會的解釋，把文學視為純粹的藝術作品，來了解古代詩歌。鈴木在《杜少陵詩集》的後記中論道：「除了針對作者本身的真意作解釋外，無一字畫蛇添足。有時候我試圖闡釋詩意含蓄、別有意蘊的部分，但是我無意於真意之外橫生枝節。」<sup>④一</sup>「以詩句來解詩意」與此篇後記的說法大致相同。李商隱詩所使用的詞彙時而具備多義性 (ambiguity)，詩的意涵也帶有抽象成分，所以進行李詩研究時，鈴木的說法值得重視。巧合的是，李商隱詩的英譯者劉若愚 (James Liu) 也有同樣的看法，為鈴木此說提供有力的支持<sup>④二</sup>。鈴木虎雄之前較著名的李商隱研究，當屬森槐南所撰寫的《李義山詩講義》<sup>④三</sup>。此書大部分根據馮浩的編年、注釋所編成，疑而未決處則參照程夢星的注釋，並未提出太多創見，稱不上是研究之書。而鈴木虎雄所著的〈李義山之無題詩〉則是研究性的論文，他的看法對於其後的京都大學中國文學科畢業生造成相當影響，吸引著後輩學者關心李詩研究<sup>④四</sup>。例如高橋和巳 (1931-1971) 出版了李商隱的研究專著《詩人的命運》<sup>④五</sup>，而以荒井健 (1929- ) 為首的李商隱研究群，也對李商隱詩加以注釋。

## (二) 鈴木虎雄對無題詩的閱讀

在考察鈴木虎雄對無題詩的閱讀法之前，我們必須探討鈴木所定義的無題詩。除了名為「無題」詩作外，雖題名並非「無題」但表現的內容與無題詩性質類似的，也在他關照的範圍內，共得李詩二十九首（參見本文附表無題詩之解釋一覽表。他所謂「名為『無題』的詩作」，包括了〈無題（白道榮回）〉、〈無題（近

<sup>④〇</sup> 鈴木虎雄：〈李義山の無題詩〉，《中國文學報》（京都：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會，1957年），第6冊，頁63-80。

<sup>④一</sup> 鈴木虎雄：〈杜少陵詩集讀解の後に書す〉，《杜少陵詩集》第4卷，續國譯漢文大成第7卷（東京：東洋文化協會，1958年）。

<sup>④二</sup> 參看劉若愚：“Interpretations of Li's Poetry,” in *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 27-33.

<sup>④三</sup> 森槐南：《李義山詩講義》（東京：文會堂，1917年）。

<sup>④四</sup> 參見拙稿：〈日本20世紀李商隱研究簡介〉，《唐代文學研究年鑑200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86-397。

<sup>④五</sup> 高橋和巳：《詩人の運命》（東京：河出書房出版社，1972年）。

知名阿侯〉〉、〈無題二首（昨夜星辰、聞道閨門）〉、〈無題四首（來是空言、颯颯東風、含情春畹、何處哀箏）〉、〈無題（照梁初有）〉、〈無題二首（八歲偷照、幽人不倦）〉、〈無題（樂府仙人）〉、〈無題（相見時難）〉、〈無題二首（鳳尾香羅、重幃深下）〉等等，而表現的內容與無題詩性質類似的有〈蝶三首〉、〈碧城三首〉、〈促漏〉、〈房中曲〉、〈楚宮二首〉、〈中元作〉、〈深宮〉、〈哀箏〉、〈錦瑟〉。其中他針對〈促漏〉和〈錦瑟〉兩首詩附加說明道：〈促漏〉詩雖摘取〈起句〉之促漏二字為題，事實上是無題詩；而〈錦瑟〉的內容與哀箏、房中曲等歌詠年輕仕女的詩歌性質類似，所以將之劃入無題詩的範圍。

我們也可以在無題詩解釋一覽表中看到〈蝶三首一首（初來小苑）〉、〈蝶三首其二、其三（長眉畫了、壽陽公主）〉、〈無題二首其二（幽人不倦）〉等詩，其詩題與《李商隱詩集釋》所載者有歧異。劉學鍇說明道：「原與五古〈八歲偷照鏡〉合題為〈無題二首〉的五律〈幽人不倦賞〉，馮浩謂『必有題而失之』，紀昀亦謂其係與無題詩相連，失去本題，誤合為一，說可從。」「與五律〈蝶（初來小苑中）〉合題為〈蝶三首〉的另兩首七絕（長眉畫了、壽陽公主），內容與蝶無涉。」此二首「失去原題後與〈蝶（初來小苑中）〉相連，遂統題為〈蝶三首〉，當改題為〈失題〉」。劉學鍇指出，雖不知《唐音統籤》是依據哪個版本將這兩首改題為〈無題〉，但在後來的李商隱詩集中經常被襲用<sup>46</sup>。反而，鈴木虎雄沒有論及題目有所差異的事實。假如將鈴木虎雄與劉學鍇作比較，我認為鈴木幾乎沒有認識到題目的重要性。

鈴木在〈李義山之無題詩〉中論述了二十九首李詩，但他也指出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類似的詩，他說：「我尚未舉出的詩題中，可以解釋為無題詩的詩題還有不少。」可惜他並未進一步點明。不過我們可以知道，鈴木選擇無題詩的方法與劉學鍇等現代李商隱研究家的看法相當一致。

那麼，鈴木虎雄究竟是如何閱讀無題詩的呢？從本文附表無題詩解釋一覽表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鈴木的閱讀態度與解釋的內容。我認為鈴木之考證具有兩個特徵：

第一，否認明清以來流行的寄託說，把無題詩歸入戀愛詩的範疇。他認為如果無題詩是「單純地表述戀愛心情」的話，則其戀愛對象不出「少女」、「貴女」或

<sup>46</sup> 劉學鍇：〈李商隱無題詩（一）無題詩界說〉，《李商隱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3。

「倡女」。川合康三教授在〈「母胎文學」之構想〉一文中指出：「儒家思想與文學理論合一的文學」表現之一，就是「寄託的手法」。他認為，「流傳至今的文學作品，似乎都是與儒家理想一致的作品」，因此，「現在保留的許多文學作品的文藝樣式是很類似的。或者說，這些數量龐大的文學作品，決定了文藝的樣式。如果以『母胎文學』來稱呼文學整體的話，寄託的手法極為常見，而戀愛作品在中國文學中與其他文化圈一樣占優勢。其中又以具備儒家意義的作品為多，因此我們便可以瞭解為什麼把君臣關係類比為男女關係的寄託手法如此盛行」。「詠唱戀愛關係的詩歌本身就是文學」，所以戀愛詩歌在「母胎文學」中占優勢。當意圖表達忠、信等「儒家看重的德目」時，「若直接書寫所欲表達的內容，便不能視為文藝」，所以「寄託」的表現手法於焉產生<sup>④7</sup>。此推論十分有趣，川合並未拘泥於對「寄託」之肯定或否定立場，而進一步探討「寄託」表現法的意義所在。鈴木雖然只是點到為止地否定了「寄託」的表現法，但我們應該進一步評價鈴木否定「寄託」的態度——他接受儒家式的教育，卻試圖區分文學與儒學，這樣的態度表達了他的近代素養。

第二，對李商隱戀愛實情的考據。鈴木認為李商隱基於自己實際的戀愛經驗創作無題詩，也敘及李商隱與仕女之戀。無題詩所詠唱的女性之中，有一位與他青梅竹馬，曾經同遊共賞，也曾訂下盟約。二人的戀愛卻受到阻礙，此位女性後來別嫁他人。鈴木的解釋與柳枝詩序的內容相符，他似乎認為柳枝詩與無題詩有關。此外，他解釋錦瑟詩道：「作家在二十歲上下的女性別嫁後，回憶兩人之間的往事。」<sup>④8</sup>

那麼，李商隱所歌詠的「對象」(model)是什麼樣的女性呢？李商隱詩的研究中尚未出現類似的 model 研究<sup>④9</sup>。不過閱讀李詩的態度在近十年有新的發展，許多研究者認為無題詩與戀愛經驗無關，並非詩人本身愛情經驗的反映<sup>⑤0</sup>。由以上判

④7 川合康三：〈「母胎文學」の構想——中國戀愛文學を手がかりに〉，收入《中國の文學史觀》（東京：創文社，2002年），頁133-155。

④8 鈴木虎雄年少時曾以「思念人婦」為題，創作了數首和歌。

④9 參看日比嘉高：〈「モデル問題」とメディア空間の變動〉，收入《讀書論・讀者論の地平》（東京：若草書房，1999年），頁185-200。

⑤0 劉學鐸：〈李商隱無題詩研究述略〉，《李商隱詩歌研究》，頁149-163。參考張明非：〈李商隱無題詩研究綜述〉，收入中國李商隱研究會編：《李商隱研究論集1949-199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771-780。

斷，鈴木虎雄在〈李義山之無題詩〉中提出的意見留有許多需要進一步檢討的空間。他的論文在詩意箋釋方面的貢獻很大，也可顯見朱子的注釋方法的影響。他注解杜詩時，「取法朱子的解經方式」，並引用〈記解經〉道<sup>⑤①</sup>：「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腳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又曰：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sup>⑤②</sup>他的李商隱研究與《杜少陵詩集》的注釋方式類似，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法也體現在〈李義山之無題詩〉上。

總而言之，戰後日本李商隱研究始自鈴木的〈李義山之無題詩〉。該論文的價值在為李詩研究奠下基礎。就二十世紀中國的李商隱研究史而言<sup>⑤③</sup>，鈴木在一九五〇年代根據「以詩句論詩意」的原則而提出來的研究方法，的確富有創見。

### 三、鈴木虎雄所詠無題詩

鈴木虎雄所詠的漢詩數量甚多，共計一萬多首，與陸游詩歌數量相近<sup>⑤④</sup>。他接受伍叔儻教授的訪問時說：「我作詩就像記日記一樣。」<sup>⑤⑤</sup>其詩之形式與內容都很精彩，也包括無題詩，在《豹軒詩鈔》中有二首，《豹軒退休集》中則有八十四首。一九一七年，鈴木留在中國研究之時，首次創作無題詩（一首）<sup>⑤⑥</sup>，而一九四三年以後所作無題詩數量大增，其詩體則多為七絕（參見本文附表鈴木虎雄無題詩年次表）。本節將簡述其無題詩的特徵，並探討鈴木虎雄以「無題」為題的創作動機。

⑤① 朱熹：〈記解經〉，《朱文公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74，頁1370下。

⑤② 鈴木虎雄：〈杜少陵詩集讀解の後に書す〉，《杜少陵詩集》第4卷，續國譯漢文大成第7卷（東京：東洋文化協會，1958年）。

⑤③ 參見劉學鍇：〈本世紀中國大陸李商隱研究述略〉，《李商隱詩歌研究》，頁129-149。

⑤④ 參見吉川幸次郎：〈人間詩話42・鈴木虎雄〉，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卷（東京：筑摩書房，1973年）；小川環樹：〈豹軒先生の詩學及び詩風の一端〉、〈《豹軒退休集》について〉，收入《小川環樹著作集》第5卷（東京：筑摩書房，1997年）。

⑤⑤ 同前註，〈豹軒先生の詩學及び詩風の一端〉，頁232。

⑤⑥ 《豹軒詩鈔》和《豹軒退休集》都按照編年體排列。本詩置於〈鄭州與松本博士羽溪學士別〉之後、〈彰德府宿於火車中〉之前。1916年所詠的無題詩云：「殘燈無燄曉雞號，夢覺綺牕殘月高。猶訝破啼成失笑，凌雲飛去鄭櫻桃。」可知本詩作於鄭州。

### （一）鈴木虎雄無題詩的特徵

鈴木虎雄所詠漢詩的內容，含義甚豐。一般認為他之所以關注社會情勢，是受到杜甫詩的影響，因此有不少學者指出鈴木詩的特色在於社會批判<sup>57</sup>。一九四七年鈴木批評戰後日本的政治體制，詠〈大臣詩〉云：

民主為邦權在民，豈同疇昔事君人。稱呼不改堪噴飯，臺省官名有大臣。<sup>58</sup>  
他批判日本社會舊態依然，也批評了為政者的政治態度。他的無題詩之最大特色，就是批評統治者。他也作詩批判戰前的為政者，例如一九四四年他針對東條英機(1884-1948)<sup>59</sup>的辭職詠道：

下謝同胞上愧天，倘存此念可堪憐。怪來神武門前路，猶把自家功績宣。<sup>60</sup>  
一九四三年所詠的無題詩裏也有對東條英機的批判。他認為應當輔佐天皇的人卻無法完成任務，令他感到不滿。

連年大戰血流丹，教斃資窮民力殘。漫說群卿巧加算，不知宰相是何官。

孝忠無本空言美，法令滋章實行難。幾日重逢王道泰，平平蕩蕩國家安。<sup>61</sup>  
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創作了五絕無題詩十五首，中云：「意志失自由，法刑臨我頭。以此說道義，道義休休休。」（其八）、「國由人民立，人民由國存。人民與一國，輕重不易言」（其九）、「君主擁虛位，國民殺愛情。冷酷法如雨，國體空有名」（其十一）等<sup>62</sup>。可以說，這些詩反映了鈴木虎雄的政治思想和天皇觀。

<sup>57</sup> 參見興膳宏：〈鈴木虎雄〉，註4；吉川幸次郎：〈人間詩話42・鈴木虎雄〉，註33；小川環樹：〈豹軒先生の詩學及び詩風の一端〉，註33。

<sup>58</sup> 鈴木虎雄：《豹軒退休集》，卷10，頁349。大橋良介分析道：「東條乃陸軍大將，京都學派為海軍之後盾。」因此二者之政治立場相左。此外，東條主張「回歸明治以前的『日本自古以來的行事方法』、他的思想「就算是由明治國家主義而言，也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與「以世界史的立場為基礎而展開的京都學派思想之間，乃對比」。在解釋鈴木虎雄這首詩時，我們可以思考京都學派和東條英機的關係。（參見大橋良介：《京都學派と海軍》〔東京：PIIP研究所，2001年〕，頁106-109）。

<sup>59</sup> 戰前曾任日本內閣首相，戰後被定罪為甲級戰犯。1941年10月任首相兼陸軍大臣、內務大臣和總參謀長等要職。同年12月8日發動太平洋戰爭。1944年7月辭職。1948年12月遠東軍事法庭判處絞刑，同時被處決。

<sup>60</sup> 鈴木虎雄：〈無題〉四首其四，《豹軒退休集》，卷7，頁205。

<sup>61</sup> 同前註，卷6，〈無題〉，頁142。

<sup>62</sup> 同前註，卷8，〈無題〉十五首，頁226。

戰事頻仍、戰火連綿之際，空有蔬菜生產，卻無法順利運送，有如糧盡援絕一般。鈴木深深感嘆道：「餓死比彈死來得慢。」<sup>63</sup>他也描寫「內地」的日本人之日常生活<sup>64</sup>，但是卻幾乎沒有注意到外地人的生活，可見他的想像力有限。

戰後，他有如下的無題詩：

昨是今非竟若何，三千年國舊山河。尊王口即說民主，怪殺人間革面多。<sup>65</sup>

一身自是一唐虞，先哲之言本指儒。院裡蛙鳴蝸角鬪，唐虞不在眾蠢愚。<sup>66</sup>

吳牛喘月苦牽馱，休問陰陽和不和。今日有何免徵稅，生民氣息更無多。<sup>67</sup>

鈴木好似中國的儒家，對社會狀況、政治體制和價值觀的改變提出嚴厲的批評。他關心天皇和天皇制，一九四六年七月所詠的〈無題〉二首詩云：

皇在民心皇亦民，普天率土竟無臣。就情去理雖心苦，空覺象徵辭嶄新。

政體當存國體中，權歸民意主權窮。縱言橫說皆強辯，改憲人疑革命同。<sup>68</sup>

試圖透過對「政體」和「國體」問題的反省，表達對政治的不滿。他在上述的無題第二首詩自注道：「某曰國家至高之權在於民意，而天皇亦包在民中，又曰改正憲法政體則變舊，而國體則不變於國體、政體之別……所說世人多以為工妙，予則不敢服。」這樣的政治批判不無道理。其無題七首之七云：「天皇觀菊仙洞苑，吏民歡娛陪龍袞。新制平等無君臣，步飲立飫秋日晚。」<sup>69</sup>敘述了戰後天皇完全失去統治權，與人民一同觀賞菊花的情景。也隱約透露出對天皇的憐憫之心。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容易地在鈴木的無題詩中看到他對為政者或政治體制的批判，可以說他是站在儒家的立場，探討國家與人民的關係。

## （二）鈴木虎雄以無題為題的創作意識

<sup>63</sup> 同前註，卷7，〈無題〉三首，頁220。〈無題〉三首其一詩云：「糧蔬產了運輸絕，有物宛然無物同。把矛衝盾君休笑，物物多多各自窮。」〈無題〉三首其二詩起句、承句云：「餓死緩於蒙彈死，填溝略似化壕埃。……」

<sup>64</sup> 參看鶴見俊輔：《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

<sup>65</sup> 同前註，卷9，〈無題〉七首其一，頁264。

<sup>66</sup> 同前註，卷10，〈無題〉，頁347。

<sup>67</sup> 同前註，卷12，〈無題〉二首其一，頁431。

<sup>68</sup> 同前註，卷9，〈無題〉二首，頁287。

<sup>69</sup> 同前註，卷16，〈無題〉七首其七，頁590。

John Fisher 云：「藝術作品被賦予標題之時，此標題之優劣姑且不論，已經顯示了解釋過程的展開。」<sup>⑦⑩</sup>在有「題」的作品群之中，無題也是標題 (title) 之一，所以無題亦必須解釋。本節將針對鈴木虎雄以無題為題的創作動機進行考察<sup>⑦⑪</sup>。

吳承學在〈論古詩制體制序史〉一文中，提及無題的兩個效用。第一，「無題便是有意將詩歌創作的背景和意旨隱去」；第二，「客觀上形成一種朦朧的藝術意境」<sup>⑦⑫</sup>。第一點意見和張采田等人相同。張采田也說：「晦其旨，故以無題命篇。」為了隱匿某事，以無題為題<sup>⑦⑬</sup>。第二點則是嶄新的看法。美學家佐佐木健一認為繪畫作品中，題為無題的作品出現年代並不久遠。「在制度上尚未確定題名是藝術作品不可或缺的因素之前，以無題為題並無意義」。必須在「有題」一事受到公認之後，無題才能夠成為革新之舉<sup>⑦⑭</sup>。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是無題到有題，《詩經》原本無題，詩序為後人所加，而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數詩歌都是有題的<sup>⑦⑮</sup>。詩題普遍化之後，李商隱反而刻意以無題為題。按佐佐木的說法，李商隱無題詩就是一種富革新性的創造。

讓我們再回到本題，討論鈴木虎雄的無題詩。一般而言，李商隱的無題詩以艷詩為主，這樣的主題在鈴木虎雄的無題詩中幾乎沒有見到。經由前一節的探討我們知道鈴木在無題詩裏引入社會、政治和天皇等題材，而這些題名可不可能秘而不宣呢？

首先我們必須注意到，按照鈴木虎雄無題詩年次表，其無題詩的創作時期大約

<sup>⑦⑩</sup> John Fisher, "Entitling," *Critical Inquiry* 11 (Dec. 1984): 286-298。

<sup>⑦⑪</sup> 參看佐佐木健一：《タイトルの魔力》（東京：中央公論社，2002年），頁260-265。

<sup>⑦⑫</sup> 吳承學：〈論古詩制體制序史〉，《文學遺產》，1996年第5期，頁10-20。

<sup>⑦⑬</sup> 張采田：〈無題（萬里風波）〉，收入《玉溪生年譜會箋·李義山辨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504。並值得參考川合康三：〈餘論——無題·艷詩·借題〉，收入李商隱研究班編：〈李義山七律釋稿〉，《東方學報》第53冊（1981年3月），頁668-671。

<sup>⑦⑭</sup> 佐佐木健一：《タイトルの魔力》（東京：中央公論社，2002年），頁262。

<sup>⑦⑮</sup> 參看：黃世中：〈「無題」詩話〉，《李商隱無題詩校注箋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7-13。吳承學：〈論古詩制體制序史〉，《文學遺產》，1996年第5期，頁10-20。狩野直喜：〈詩〉，收入《漢文研究法·經史子概要》（東京：みすず書房，1979年），頁105-115。淺見洋二：〈標題の詩學〉，收入村上哲見先生古稀紀念論文集刊行委員會編：《中國文人の思考と表現》（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頁149-168。

集中在一九四三到一九五三年的十年間<sup>⑦⑥</sup>。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三年發生越戰，一九五一年九月在舊金山簽訂「美日和約」，這十年間日本和亞洲都面臨極大的動盪。日本知識分子的言論環境也因此有所改變。戰爭末期，日本全國瀰漫著厭戰思想，不少日本知識分子起而批評社會和軍隊，但是他們的言論依然受到牽制<sup>⑦⑦</sup>。戰後的思想 and 價值觀趨於混亂<sup>⑦⑧</sup>，鈴木希望藉由詠詩來批評社會和天皇制度，爲了在詩中暢所欲言，他不敢明確爲「題」。

鈴木虎雄的論作〈李義山之無題詩〉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他指出李商隱創作無題詩是基於個人真實的戀愛體驗。同時，鈴木自己則以無題爲題，描述對政治、社會的看法。可以說，鈴木的讀者身分，令他在晚年嘗試區別文學與儒學，而他的創作者身分，則保持著傳統的士大夫意識。

無題詩在鈴木虎雄的詩作所占數量並不多，但是從他其他的詩歌中，也可以看到他擁有多樣的關懷。戰前他的詩歌內容大體與世俗的看法類同，不難想見鈴木對於日本的帝國體制的理解似乎不夠。中國傳統的儒者懷抱對皇帝的忠誠創作詩歌，鈴木也似乎模仿這樣的創作態度，引天皇入詩。這種將傳統創作漢詩態度應用到日本漢文學的作法是否可行，尚有討論的餘地，但是當我們探討近代日本文化與知識人意識時，鈴木虎雄的詩作是不容忽視的<sup>⑦⑨</sup>。由於本文目的在討論鈴木虎雄與李商隱的相關，所以筆者僅聚焦於無題詩的特徵，至於鈴木所詠詩歌之中的疑點，且待另稿再敘。

<sup>⑦⑥</sup> 《豹軒退休集》出版後，鈴木虎雄依然寫作不懈。據京都大學川合康三教授言，此原稿尚保存在鈴木家。

<sup>⑦⑦</sup> 參見安田武、荒瀨豐：〈太平洋戰爭下の思想と心理〉，收入橋川文三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史の基礎知識》（東京：有斐閣，1971年），頁439-482。

<sup>⑦⑧</sup> 參見青木保等編：《知識人——近代日本文化論4》（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

<sup>⑦⑨</sup> 討論戰前、戰中、到戰後日本知識人思想變遷之論著，有丸山眞男：《戰中と戦後の間：1936-1957》（東京：みすず書房、1979年）等等。近年由於孫歌《亞洲意味者什麼》（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03年）的出版，此議論也將持續不斷。此時，使用漢詩之表現形式來描述思想的作品，也應該受到注目。



## 附錄一、無題詩解釋一覽表

鈴木論文	所詠的對象	內容解釋	頁數*
無題(白道榮回)	倡女	與倡女訣別。	1447
無題(近知名阿侯)	少女	贊美少女之可愛。	1439
無題二首(昨夜星辰、聞道閨門)	貴女	詠唱對禁苑之女或公主的愛情。	389
無題四首其一(來是空言)	貴女	與女性約會，女子卻爽約。	1467
無題四首其二(颯颯東風)	貴女	對女子單思。	1467
無題四首其三(含情春晚)	貴女	夜訪女子，卻只能遙望其住屋，天亮時失望而歸。	1467
無題四首其四(何處哀箏)	貴女	描寫禁苑之女幼時容質。	1468
無題(照梁初有)	?	收到女子來鴻。	1443
蝶三首其一(初來小苑)	貴族之女	以蝶自喻。	325(蝶)
蝶三首其二、其三(長眉畫了、壽陽公主)	貴族之女	以蝶自喻。	1441(無題二首)
無題二首其一(八歲偷照)	?	描述八歲到十五歲的女孩長相可愛。	22(無題)
無題二首其二(幽人不倦)	?	秋暑時招待女子。	27(失題)
無題(樂府仙人)	?	女子一人住在天上，感到孤獨寂寥。	1449
無題(相見時難)	貴女	等候女子回信。	1461
碧城三首其一	?	敘述女子他嫁之前遠望的煩惱之情。	1660
碧城三首其二	?	敘述女子他嫁時的無聊之情。	1660
碧城三首其三	?	女子爽約，描述自己的想念，遙遙望天。	1661
促漏	?	詩人與女子相約，卻不得見。	1832
無題二首其一(鳳尾香羅)	貴女	前半描寫女子，後半描寫詩人自己。	1451
無題二首其二(重幃深下)	貴女	女子決定與他人結婚，遂不得再見。詩人單思卻無計可施而感到寂寥。	1452

房中曲	?	曾密會過的女子今為人妻。回憶往事。非悼亡詩。	1034
楚宮二首其一（十二峰前）	貴女	過去經常見面的往事。題目合於詩意，非無題詩。	784
楚宮二首其二（月姊曾逢）	貴女	相識的女子今已離開，沒有回信，也沒有機會再見。但是其家人懷疑兩人的關係。	784
中元作	?	與女子相約於中元節見面卻受到妨礙而不能見面，感到失望。	1706
深宮	貴女	與「重幃深下」類似。	767
哀箏	貴女	想念深閨之貴女。	1417
錦瑟	?	追憶之作。對象他嫁後的懷念。	1420

\*根據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的頁數。沒有鈴木虎雄敘述的部分，標以「？」。

## 附錄二、鈴木虎雄無題詩年次表

無題（殘燈無燄）	1917年40歲	《豹軒詩鈔》，卷7，葉8。	七絕
無題（血流漂鹵）	1936年59歲	《豹軒詩鈔》，卷14，葉18。	七絕
無題二首	1939年62歲	《豹軒退休集》，卷2，頁28。	七律
又二首	1939年62歲	《豹軒退休集》，卷2，頁28。	七律
無題（連年大戰）	1943年66歲	《豹軒退休集》，卷6，頁142。	五律
無題四首	1944年67歲	《豹軒退休集》，卷7，頁205。	七絕
無題三首	1944年67歲	《豹軒退休集》，卷7，頁220。	七絕
無題十五首	1945年68歲	《豹軒退休集》，卷8，頁226。	五絕
無題（妄庸愆國）	1945年68歲	《豹軒退休集》，卷8，頁253。	七絕
無題二首	1946年69歲	《豹軒退休集》，卷9，頁287。	七絕
無題二首	1947年70歲	《豹軒退休集》，卷10，頁336。	七絕

無題（奉詔宣威）	1947年70歲	《豹軒退休集》，卷10，頁343。	七絕
無題（一身自是）	1947年70歲	《豹軒退休集》，卷10，頁347。	七絕
無題（一擊當年）	1947年70歲	《豹軒退休集》，卷10，頁348。	七絕
無題二首	1947年70歲	《豹軒退休集》，卷10，頁351。	七絕
無題三首	1948年71歲	《豹軒退休集》，卷11，頁363。	七絕
無題（劫火東來）	1948年71歲	《豹軒退休集》，卷11，頁369。	七律
無題（逕音似度）	1948年71歲	《豹軒退休集》，卷11，頁386。	七絕
無題二首	1949年72歲	《豹軒退休集》，卷12，頁410。	七絕
無題二首	1949年72歲	《豹軒退休集》，卷12，頁431。	七絕
無題二首	1949年72歲	《豹軒退休集》，卷12，頁434。	七絕
無題二首	1951年74歲	《豹軒退休集》，卷14，頁483。	七絕
無題（虎言狼是）	1951年74歲	《豹軒退休集》，卷14，頁484。	七絕
無題二首	1951年74歲	《豹軒退休集》，卷14，頁484。	七絕
無題四首	1951年74歲	《豹軒退休集》，卷14，頁485。	七絕
無題八首	1951年74歲	《豹軒退休集》，卷14，頁508。	七絕
無題四首	1951年74歲	《豹軒退休集》，卷14，頁522。	七絕
無題三首	1952年75歲	《豹軒退休集》，卷15，頁539。	其一、二為七律，其三為七絕
無題（攀板揚旗）	1952年75歲	《豹軒退休集》，卷15，頁540。	七律
無題（國會議立）	1952年75歲	《豹軒退休集》，卷15，頁540。	古詩
無題二首	1952年75歲	《豹軒退休集》，卷15，頁554。	七絕
無題二首	1953年76歲	《豹軒退休集》，卷16，頁561。	七絕
無題七首	1953年76歲	《豹軒退休集》，卷16，頁590。	七絕
無題（教撤武備）	1953年76歲	《豹軒退休集》，卷16，頁592。	七絕